蜀檮杌/自序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《目錄》

蜀檮杌
自序
張唐英

蜀檮杌/卷上

自序

宋張唐英〈字汝功號黃松子尚書屯田員外郎〉

唐英嘗觀自古奸雄竊據成都者，皆因中原多故，而閉關恃險，以苟偷一時之安。譬夫穿窬之人，利於昏暝之夕，至於白晝皎然，則無能為也。且韋皋守蜀二十餘年，其材智機權過於王、孟遠矣，止欲求兼兩川節鉞而不能得。劉闢惑術士之言，自謂才過項羽，不數月已就檻車之縛。蓋是時朝廷清明，刑政修舉，賢智在位，紀綱整葺，彼雖欲不臣，勢不能為也。使皋、闢在五代時，其為惡必有過於王、孟者。以此知朝廷治則蜀不能亂，朝廷不治則不惟蜀為不順，其四方藩鎮之不順，亦有不下於蜀者。當王衍之入洛也，三蜀之人盡喜中國之有聖人，而莊宗總制失馭，中外繼叛。蒲禹卿慟哭曰：「觀天下事勢如此，蜀人豈有安泰之期耶？必重不幸爾。」洎知祥入蜀之後，明宗頗以蜀人為疑，凡高貲有力者，盡令東徙。張丕立嘆曰：「蜀中之叛，非蜀人為之也，皆朝廷所委用之臣所為也。」其言蓋有激而云爾。善乎田龍游之論曰：「僭偽之主，改廳堂為宮殿，改紫綬為赭袍，改僚佐為卿相，改前驅為警蹕，改妻妾為后妃，何如？常稱成都尹永無滅族之禍耶！」茲可謂藥石切至之言也。王、孟父子四世，凡八十年，比之公孫述輩，最為久遠。其間善惡之跡，亦可為世之鑒戒。然編錄者如《耆舊傳》、《鑒戒錄》、《野人

閑話》之類，皆本末顛倒，鄙俗無取。真宗時，知制誥路公振修《九國書》，有前蜀、後蜀《世家》、《列傳》，然而繁簡失當，尚多疏略。如張扶、馮涓、張士喬、段融、蒲禹卿、張雲、陳及、田淳之徒，諫諍章疏皆有益於世教，盡棄而不錄，此觀者所以惜其有未備也。予家舊藏《前蜀開國記》、《後蜀實錄》凡一百三十卷，嘗欲焚棄而不忍。今因檢閱始終，削去煩冗，編年叙事，分為十卷。其間事實未顯，如髯鬚、肥遺、遠望、續長、禹糧、蒲騷之類，各為解其失誤。凡《五代史》及《皇朝日曆》所載者，皆略而不書。名曰《蜀檮杌》。蓋取楚史之名，以為記惡之戒，非徒衍其小說，蓋亦使亂臣賊子觀而恐懼耳。